

96岁老战士孙佑杰讲述“潍县团”战旗诞生背后的故事——

血染战旗红 丹心注笔锋

■李鸿宇 刘欢

秋日的烟台，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我们一行三人从山东烟台南站下车，带着一面“潍县团”战旗前去看望老前辈孙佑杰，心情既激动又忐忑。

激动，是因为“潍县团”是我们单位的前身部队，能够辗转找到孙佑杰这位“潍县团”战旗的最初设计制作者，实属不易；忐忑，是得知孙佑杰今年已有96岁高龄，他的身体状况如何，关于战争年代的记忆是否清晰，都是未知数。

直到敲开孙佑杰家的大门，握住他那双有力的大手，我们才确信这会是一次很有收获的拜访。面前的这位老人，目光炯炯，口齿清晰，慈祥的笑容让人顿生亲切之感。

“你是海博，你是刘欢，你应该是鸿宇吧！”孙佑杰看了看我们军装上的姓名牌，回头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张日历，上面标注着“今日‘潍县团’李鸿宇、刘欢、海博来访”。

“我早就记下来了，就等着你们来！”孙佑杰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家门。此行我们主要是希望从孙佑杰老前辈这里了解一些当年制作“潍县团”战旗背后的故事。我们一拿出“潍县团”战旗，孙佑杰立刻面露喜色。“我记得这面旗帜！当时华东局要给79团做战旗，是我带着3名女同志三天三夜没合眼，用针线在绸子上绣出来的。”

1948年初，解放军在山东战场由防御转为进攻。孙佑杰作为文工团美术组组长兼随队记者，见证了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27师79团攻克潍县县城的过程。

“1945年，我从老家山东文登入伍，进入胶东抗大学习。”孙佑杰说，参军时他一心想上前线杀敌，立下的志向是“抗日上战场，喜报传故乡。生要立大功，死就当英雄”，没想到毕业时一纸调令，让他成了抗大宣传队的一员。“领导说战争是一盘棋，各有分工，宣传队的工作是鼓舞教育官兵，同样非常重要，我这才定下心来，决心发挥自己在文字和艺术方面的特长，积极投身文艺宣传工作。”

1948年4月，孙佑杰去主攻潍县县城的79团采访。“当时部队正在传达学习中共潍北县委给第9纵队官兵的一封信。信中痛斥了国民党军占领潍县后抓丁抢粮、残害百姓的种种罪状，官兵们无不义愤填膺。文工团还给部队演出了《血泪仇》等节目，官兵士气高涨，



上图：孙佑杰深情抚摸“潍县团”战旗。
右上图：1948年4月24日凌晨，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27师79团8连突击队官兵把红旗插上潍县城墙。
右图：“潍县团”战旗全貌。



纷纷表示一定要替受苦受难的潍县百姓报仇。”

4月23日下午，听说即将攻城，孙佑杰和另一名战友选择了一个便于观察的掩蔽部位等待攻城展开。大约下午5时，总攻时刻到了。在200多门大炮、小炮的轮番轰击下，潍县北城墙上矗立的高阁被掀掉了一半。天黑后，突击部队通过壕沟对矮墙和地堡群实施爆破，趁着硝烟弥漫之际发起攻城战斗。枪炮声中，13米高的城墙顶端被炸开巨大的缺口，乱石碎砖堆成一个斜坡。79团8连突击队队员踏着斜坡攻城。一班班长王玉来第一个冲上城墙，带领全班战士击溃敌人，缴获1门六零炮和1挺重机枪。战士张义德背后插着一面红旗也上了城墙，红旗上写着“把胜利红旗插上潍县城头”。不久后4连官兵带着另一面红旗从另一个突破口也冲上去，两面写着“把胜利红旗插上潍县城头”的红旗，高高飘扬在城头相距不到百米的两个突破口上。

攻上城墙不容易，守住突破口让后续部队源源不断跟上更是难上加难。潍县城墙高13米，底部厚近9米，顶部宽6米，加之日伪和国民党军多年“苦心经营”构建的坚固防御体系，当时被称为“鲁中堡垒”。如果不能巩固和扩大城墙突破口，就会被敌人重新封死，后续部队上不来，攻城就会前功尽弃。因此，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战在城墙上展开。午夜时分，5连也登上城墙。但敌人如我攻城人少，阵地小，弹药也快打完了，对我反击的炮火更加凶猛。危急时刻，上级决定打破过去夜间攻城的惯例，令后续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白天攻城。

孙佑杰告诉我们，他永远无法忘记官兵们踏着鲜血前进的一幕。“攻城官兵一批接着一批，冒着敌人的疯狂扫射和城墙两侧敌人的火力封锁，拼命爬过被炸开的城墙豁口。登上城墙后要入城作战，城墙离地面有十几米高，梯子只有七八米长，5连官兵刚开始还是攀着梯子下去，后来梯子炸没了，他们就

直接往下跳，好多战士因此负伤，醒过来后爬着继续参加战斗……”讲到这里，孙佑杰抚摸着桌上的战旗，沉默了好一会儿。

潍县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在华东战场上的第一个城市攻坚战，是华东军民进入战略反攻后取得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1948年5月8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野战军总部颁布嘉奖令，授予第9纵队27师79团“潍县团”荣誉称号。因为第9纵队要召开表彰大会，授予79团“潍县团”战旗，孙佑杰紧急受命，设计出“潍县团”战旗，带领3名女同志一连3个昼夜没有休息，用针线在红绸子上缝制。孙佑杰特意在战旗上设计了一个高大的城墙剪影，寓意79团在潍县战



我的父亲常奇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的一名老兵，去年离世。今年6月，与父亲相熟的几位战友收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激动之余难免遗憾，对我说如果父亲也能活着见证建党百年，该是件多么高兴的事。

父亲健在时，常给我们几个子女讲当年他们那群热血青年投身革命、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往事，教育我们人生应有远大理想，并要为之奋斗终身。

1949年渡江战役胜利不久，第二野战军受命解放大西南，出征前党中央决定从中央和老解放区选调一批干部，同时从上海、南京、苏南、安徽等地招收大中学生、青年职工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相关地域掀起一股“南下热”，万余名进步青年积极报名参加。

父亲就是其中一员。1949年5月，在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求学的父亲回到老家安徽郎溪。因痛恨国民党腐败并受到进步同学的影响，父亲决心投身革命，进入皖南革命干部学校学习。得知学校要挑选师生参加西南服务团后，青年学子深受“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感召，满怀革命激情，纷纷写下申请。积极上进的父亲有幸入选，随队到达西南服务团总部南京，被编入云南支队五大队。

八千里路砺青春

西南服务团老兵西进往事

■常海燕

出征之前，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为西南服务团作报告，坚定了这些青年奔赴西南、服务人民的信念。10月1日，父亲和战友在“中央大学”运动场参加了庆祝开国大典的活动。第二天深夜，他们赶往浦口，登上“闷罐车”前往武汉，几天后转至湖南岳阳。当月下旬，云南支队在长沙休整扩编，组织上动员不宜长途行军的学员返回。父亲决心继续向前走，跟着队伍到西南边陲锻炼成长。

11月中旬，云南支队从长沙再度出发。到达湘潭后，因为路况的原因，云南支队决定把剩余的3000多里路程改为徒步行军，走的都是当年红军走过的路。大家身背背包，肩扛大枪，晴天烈日晒，雨天一身泥，相互搀扶练就了一双铁脚板。

雪峰山位于湖南省西南部，是云南支队行军时翻越的第一座高山，因山顶常年积雪得名。云南支队五大队大队长黄志恒是位老红军，生活简朴，爱兵如子，组织给他配备的行军马匹，被他用来驮运大家的背包行装，或让体弱的同志乘骑。过雪峰山时，黄志恒的妻子已身怀六甲，他鼓励妻子扶着马尾巴艰难翻过了山。到达昆明后，他的妻子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马尾巴姑娘”。

1950年2月，云南支队抵达云南省沾益县，与二野四兵团一部、五兵团一部及当地起义部队等共7000余人举行了会师大会。2月下旬，他们到达昆明市郊小石坝，结束了行军任务。这一场边走边学路的“小长征”，不仅锻炼了父亲和战友的体魄，也锻造了他们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参与到军事接管、征粮剿匪、肃清反动残余势力等工作中去，与当地干部一起为西南地区人民政府的建立和日后经济建设的发展作出贡献。

父亲与几位战友负责接管当时的盐兴县政府，首要工作任务是征粮。云南山高岭崇，和平解放之初依然暗潮汹涌，国民党潜伏特务、残余匪徒和反动地主以大山为屏障暗中勾结。父亲与战友在工作中不断积累战斗经验，与敌人斗智斗勇，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革命干部。

弹指一挥间，如今已过去70多年。父亲在世时，每每回忆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往事，都是一副自豪的模样。他常说，虽然西南服务团存在时间不长，但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组成部分，父亲和战友也自视为新中国第一批支援西部的“青年志愿军”。他从没有后悔过将热血青春奉献给西南边陲，而是为自己有这样一段投笔从戎的激情岁月感到无比骄傲。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民主实验学校组织学生来到江苏省军区徐州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开展“红领巾寻访老战士”活动。图为志愿军空军老兵朱凤岐向学生们讲述他在抗美援朝战场驾驶战机作战的故事。胡绍斌摄

老兵李忠怡14年义务讲党课

把党的声音传遍四方

■于成峰 乔振友 崔鹏



前不久，在医院住了近3个月的老兵李忠怡出院了。出院后，他立刻联系社区工作人员，要尽快补上住院前就应邀给社区群众上的一堂党史教育课。

2007年从辽宁省丹东市消防局退休后，李忠怡已经义务为当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乡镇街道、学校等上党课1800余场。

“你得顾着点身体，怎么老想着上党课的事？”老伴十分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宣讲党的历史，传递党的声音是我这个老党员、老兵的责任。我只要还有能力，就得一直把这件事做好。”李忠怡说。

1975年，20岁的李忠怡从辽宁省葫芦岛市一个偏远山村入伍，成为一名消防战士。幼年丧父、靠邻居接济长大的李忠怡，从小就懂得感恩。到部队后，他一边刻苦训练，一边尽微薄之力帮助别人，同时利用写作和演讲特长，多次把自己对党的理解和热爱写成演讲稿在战友中宣讲，战友们称他为“编外指导员”。

那时，驻地军民经常开展共建活动。李忠怡所在部队与驻地3所小学是共建单位，部队每年要派校外辅导员到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李忠怡成为合适的人选，经常到学校给学生们讲英雄故事和革命传统。

“给别人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为了更好地把党的声音传播出去，李忠怡利用工作之余潜心学习党史、军史，不仅是部队的理论学习标

兵，也成为受到学生认可的优秀校外辅导员。

身教胜于言传。李忠怡一边传播党的声音，一边模范践行共产党员的宗旨。他挤出有限的津贴资助多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经常看望驻地20多位孤寡老人，荣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辽宁省拥政爱民模范”等荣誉，荣立2等功。

退休后，李忠怡继续把给青少年宣讲党史视为己任。他专门成立了工作室，担任丹东市多所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并出资设立校外辅导员奖励基金，奖励那些品学兼优和取得显著进步的学生。他设计开展了“环保小卫士”“每日一语”“微梦想”等宣传教育活动，参与编排、主讲的情景互动式党课《不朽的长征精神》等被丹东市委组织部作为精品党课在全市推广，他也先后被评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和“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

一堂堂深入人心的党课，一场场感人肺腑的报告，背后是李忠怡不辞辛劳的付出。李忠怡家中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他的授课行程。“年纪大了有时会忘事，写下来能时刻提醒自己。”李忠怡笑着说。在他的工作室，除了墙上挂满的锦旗和奖牌，柜子里摆满的奖状和证书，还有一个玻璃柜里摆放着许多信件，都是多年来他资助过的学生写给他的感谢信，被他视若珍宝。信中，有孩子称他为“爸爸”，有孩子称他为“李老师”。一些受资助的孩子已经参加工作，时常要给李忠怡寄礼物表示感谢，都被他婉言谢绝。李忠怡说，孩子们能健康快乐成长，走好未来的人生路，就是给他最好的礼物。

老兵孟召平见义勇为获评“齐鲁最美退役军人”——

纵身一跃，是本能也是责任

■张照利 本报记者 李力迪

日前，2021年“齐鲁最美退役军人”评选结果揭晓，勇救4名落水儿童的退役军人、“山东省见义勇为模范”孟召平名列其中。

今夏的一个周末，山东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督导组干部孟召平在山东德州隋运河故道景区散步。突然，一辆载有4个孩子的电动三轮车从斜坡飞速而下，冲进湖中。危急时刻，孟召平飞奔上前，脱掉上衣、蹬掉鞋子，纵身一跃跳入湖中。湖水很深，被三轮车磕伤脚踝的孟召平连呛了几口水。但凭借在部队练就的救援技能，他迅速冷静下来，在其他几位热心群众的帮助下，先后将4个孩子救上岸。

由于呛水，获救的4个孩子起初没有完全恢复意识。孟召平立即将他们的头放在大腿上用力反复拍打后背实施急救。直到孩子们“哇”地一声把水

吐出来，孟召平才悄然离去。

目睹整个救助过程的一名群众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视频，呼吁大家寻找这位救孩子不留名的热心人。经过各方寻找，孟召平终于出现在媒体面前。

“我没想那么多，当时只想去救人。”孟召平说，“我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一名党员，看到群众有危险，就会有冲上去的本能反应。”

“孟召平在部队16年，3次荣立三等功，同年兵里第一个人入党，第一个提干，他的为人大家有目共睹。”听了孟召平救人的事迹，他的战友陈炳章一点都不奇怪。“那一年单位进行实弹射击，孟召平带领新兵负责报靶、检靶。一名新战士把射击信号误听为检靶信号，起身就往靶壕外爬。孟召平见状，一个箭步上去将新战士拽了回来。”陈炳章说，



孟召平聊天时曾说过，他当兵是受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是一名老兵，给孟召平起的小名就叫“爱军”。

2005年，孟召平转业进入山东省政法机关工作，不论在哪个岗位，他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深受领导和同事信任。2014年他被组织选派到青海挂职交流，2018年在青岛参与重大安保工作，第一批进驻，最后一批离开，圆满完成任务。

把4个儿童救上岸后，孟召平的“救助”还在延续。6月，他在德州市倡导并发起青少年防溺水公益宣讲活动，他联合德州社会力量救援协会等单位到中小学宣讲防溺水知识，开展安全教育。他还把自己救人获得的奖金全部捐了出去，大部分捐给德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剩余的捐给获救的孩子，希望他们好好学习，早日成才。